



## 老记伏枥

联系电话  
1770833906210元一餐，每周一戏。戏未开锣，饭菜先香  
两代川剧花旦的烟火戏台

## 戏台烟火

10月12日，重庆龙群川剧团迎来10月首场演出。55岁的团长兼导演龙群，演出前夜就带着女儿——“白骨精”扮演者小龙女在剧场里忙碌：悬挂幕布、摆放板凳，还在300多人的戏迷会员群里滚动播报进展。为这场演出，她提前半个月就在群里发了海报，担心老戏迷不熟悉手机操作，又挨个打电话通知。固定的每周六演出因调休而撞上工作日，最终改到12日。为此，她又接连打了上百个电话，反复确认。

这是一场全家总动员的演出。大哥和大嫂在临时厨房里掌勺；刚从杭州归来的四哥龙厚福坐在乐队席上，客串萨克斯，《云宫迅音》《敢问路在何方》《猪八戒背媳妇》都是他这几年自学的；姐姐和四嫂负责烧水泡茶，招呼戏迷，演出时她们还有帮腔任务。

一身大红连衣裙的龙群大清早就拎着大包食材赶到现场，忙得脚不沾地，时而给演员说戏，时而和老戏迷寒暄、安排座位，甚至专程去车站接找不到路的观众……连坐下来喝口水的工夫都没有，随手端起一大钵绿豆汤边喝边小跑至台边，指导演员走位。

票友谭名涓凌晨5点就从四川巴中出发，专程赶来客串无台词的小妖与猴兵。与她同台的，还有80多岁仍跟90后主演飙戏的老戏骨。

那是今夏最后一个高温天。负一楼的小剧场虽闷热无风，但没人抱怨。

票价60元，60岁以上老人票价减半。当天共售出76张票，比上一场少了26张，因为当天中心城区还有两场川剧演出，这个结果已经高于龙群预期。

观众多是白发苍苍的老戏迷，其中不少人已追随剧团一二十年。2990元的总收入（含观众打赏）基本收支平衡，龙群把自己和女儿收到的观众打赏全数归入票房——“都是戏迷的心意，该用在戏上。”对于龙群来说，收支持平已经实现目标，而比这更珍贵的，是戏迷不离不弃地追随。

## 戏痴30年

龙群，川剧旦角，10岁考入重庆川剧学校，毕业后被分配到璧山川剧团，可没两年，剧团就解散了。为谋生计，她开过餐馆，也曾在茶馆无妆坐唱，赚不过瘾，最终在磁器口成立了自己的川剧团。

跟龙群一样，川剧团的演员多是科班出身，唱了一辈子戏，不管是改行还是退休，都放不下那个戏台。

30年来，这个剧团几经迁徙：从磁器口宝善宫、聚森茂、桥头、花坞、沙磁荟，到小什字、石坪桥……她曾在磁器口租下车库自建剧场，可一场洪水袭来，又不得不从头再来。那些年，璧山的哥哥姐姐每到汛期都会赶来帮忙抢运物资，后来退休后陆续成了剧团的外援——有人吹拉弹唱，有人掌勺做饭。

“没有固定场地是我最大的心病。”龙群说，几乎每次搬家都会丢走一批观众，有些能通过老戏迷找回，有些就此失联。去年10月搬来石坪桥，一年间，失散的戏迷陆续找了过来。所以她格外重视戏迷群维护，一条演出消息总要反复发七八遍——“怕他们没看见，怕他们忘了。”

30年间，龙群饰演过约300个角色。所有角色中，她最爱王宝钏——那个苦守寒窑18年、被年轻人说成是“恋爱脑”的女子。“我懂她的痴。”龙群说，因为她自己也是这样的痴人，“一见川剧误终身，争点钱就往里扔。”

痴心，但不故步自封。为了让川剧被更多的人看见，她演的川剧在悄悄变化：就拿这出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来说，小龙女饰演的白骨精出场时变脸、吐火，这是川剧传统绝技；而她自己演的村姑，在戏弄猪八戒时，身法融入了舞蹈元素；唱词开始有了字幕，83版《西游记》插曲成了开场音乐，萨克斯、电吹管、电子琴也加入了锣、鼓、二胡等传统乐器的合奏。“变的是形式，不变的是痴心。”龙群说。

## 新生代花旦

唐柔玮，艺名小龙女，是龙群的女儿，也是剧团里唯一的Z世代年轻演员。她不仅是戏台上的领衔主演，还身兼剧务，从舞台监督、音响调控到字幕播放，样样都离不开她。

她的年纪，还没妈妈一手创办的剧团大。从小在戏班子长大，她的摇篮曲是妈妈的川剧唱腔。不到两岁，她就上台“营业”——那是在大渡口演《铡美案》，缺个“香妹”，两岁的她被披上云肩，扎起小揪揪，龙群临场教戏：“上去先摔在地上，然后哭，妈妈再拉起你转圈圈。”

哭不出来怎么办？龙群往她屁股上拍了两巴掌，从后台一把将她推出去。一个趔趄倒地，她哭了，观众乐了，纷纷打赏，她忙着捡起来兜在怀里，跑回后台就再不肯出来。那一场，她



腊肉的咸香与酸萝卜老鸭汤的热气交织，在铿锵锣鼓与萨克斯、电子琴的合奏中弥漫……不远处的舞台上，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排练正酣——金箍棒与银枪相击，发出清脆声响；台下，几十位老戏迷或凝神细看，或摇扇微眯着眼，偶尔跟着熟悉的唱段，轻哼上两句。

“开饭啦——”一声吆喝，八张方桌次第摆开碗碟：香肠、腊肉、凉拌豆干、黄瓜、麻辣凉粉、水煮花生、酸萝卜老鸭汤、南瓜绿豆汤。内部油碟，10元一位，管饱。演员与戏迷围坐一桌，谈笑风生。

这是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“金彩时光”共享空间，一家走过30年的民营川剧团与观众的周末之约——戏未开锣，饭菜先香。



龙群母女



小龙女川剧造型闯关展



小龙女扮演的白骨精吐火

即将上演的《霸王别姬》

“挣”了两三百元。

尽管从小耳濡目染，也不时上台跑龙套扮个路人甲、妖怪乙，但都是没有唱词的角色。龙群不让她学戏，怕耽误学业。

拿到四川外国语大学（川外）录取通知书后，龙群终于松口。学生时代凭借诗朗诵、舞台剧、健身操等拿过各类奖项的她，对表演有天然的领悟力，几乎一看就会。妈妈担心的“唱戏不挣钱”，在她看来完全不是事。大学期间，她靠着川剧绝活参加商演，一个月月收入能过万元。

学校是龙群给她选的。当年在磁器口常有外国观众，却因语言不通难以交流，她一直希望女儿的专业能为这个古老的行当带来新的可能。

毕业后，小龙女拒绝了上海一家外贸公司的工作，回到川剧团。她不仅要负责在台上唱念做打貌美如花，还得用自己的授课与商演收入反哺剧团，挣钱养家。虽然这些年剧团的收支能基本持平，但排新戏、添行头，还得自己贴补。在小龙女看来，赚钱养自己没难度，而让整个剧团继续生存，才是有挑战性的事。

和妈妈不同，小龙女的戏迷大多来自网络。她在社交平台上讲述戏班后台的规矩、戏台上鞋履的讲究，解析脸谱如人物二维码；她教川剧指法，用“石”与“木”的手势，配上地道方言，演绎川剧女生怎么骂钢铁直男，“你瓜娃子是个石头坨坨，你背时的是个木头桩桩”；她也把川剧念白、中国诗词与英文翻译相融合，用更时髦的方式传播川剧。母亲守护的是川剧的魂，而她，正试着为这个古老的灵魂穿上新衣。这位热衷COSPLAY（角色扮演）的新生代花旦，还时常穿着国风戏服出没漫展。

有没有可能把二次元、赛博朋克等元素融入表演？龙群倒是不反对，“只要切合剧情，不生搬硬套。”

这对母女已做出诸多尝试：刀郎《罗刹海市》爆红，她们迅速把同名川剧搬上戏台；“王宝钏挖野菜”梗出圈，立即复排《红鬃烈马》；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热映，两小时川剧版《哪吒闹海》紧随其后；今年七月陈佩斯《戏台》上映，她们又着手排练《霸王别姬》……在传统中追热点，一切为了走得更远。

有没有可能把二次元、赛博朋克等元素融入表演？龙群倒是不反对，“只要切合剧情，不生搬硬套。”

这对母女已做出诸多尝试：刀郎《罗刹海市》爆红，她们迅速把同名川剧搬上戏台；“王宝钏挖野菜”梗出圈，立即复排《红鬃烈马》；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热映，两小时川剧版《哪吒闹海》紧随其后；今年七月陈佩斯《戏台》上映，她们又着手排练《霸王别姬》……在传统中追热点，一切为了走得更远。

## 无悔的坚守

当天到场的戏迷中，74岁的龚凌锁骨受伤仍坚持从江北区寸滩赶来。她从“坐马马肩”的年纪就开始看川剧，那天她特意录下视频——因为95岁的老父亲还等着分享。

令龙群最难忘的戏迷是一位重庆大学教授，那时剧团还在磁器口桥头观音附近唱戏。接到教授女儿的电话，称自己的老父亲病重，时日无多。子女问他最后的心愿，老人只说：“想再看一场戏。”第二天，老先生被家人用椅子抬着来了。一行6人护送，有人还抱着氧气瓶。他只坐了几分钟便离开。没过几天，龙群接到电话，说老人安详地走了——但那天看戏回去后，他特别高兴。

戏迷何伯伯以拾荒为生。他不常来，但每次坚持买票，吃饭时总独自躲开。龙群主动拉他人入座，还把没动过的饭菜仔细打包，让他带走。这位戏迷，已有六七未见。

还有背着亲手种的7盆鲜花，从北碚金刀峡转几次车来看戏献花的吴伯伯，一场演出不落坚持写戏评的涪陵谭老师……“每当想起这些，我就觉得，应该坚持下去。”龙群说。

正是这些瞬间，成为她30年无悔的理由。如今，她和小龙女正筹备戏服展，把压箱底的老行头拿出来，让年轻人亲手摸一摸、亲眼看一看，这不是博物馆里的古董，而是活着的艺术。

曲终人未散。演出结束，仍有不少戏迷围在龙群身边，讨论刚刚的演出，以及下一场即将上演的《霸王别姬》——10元一餐，每周一戏，这个约定，还将继续。

传统的生命力，从来不单靠守，而是演出来，传下来的。

上游财经-重庆晨报记者 路易 图片由戏迷提供